

民國滬上初版書·復制版

白話本國史三

呂思勉 著



上海三聯書店

民國滬上初版書·復制版

白話本國史三

呂思勉 著

「五四」時期及其後的一段時間裏，中國幾乎變成了世界學術的縮影，各種主義、黨派、學派、宗教紛紛傳入，形形色色，應有盡有。一個時間，中國歷史上出現了春秋戰國以後的又一次百家爭鳴的盛況。在學術思想界、文化教育界，產生了許多前所未有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，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。

——周谷城

武進呂思勉著

白話本國史

三

呂思勉著

自修適用白話本國史三

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初版

自修適用白話本國史

第三篇 近古史上

第一章 近古史和中古史的異點

從漢到唐和從宋到清，其間的歷史，有一個大不相同之點，便是「從漢到唐，中國是征服異族的。從宋到清，中國是給異族征服的。」五胡雖然是異族，然而入居內地久了，其實只算得中國的編氓。他們除據有中國的土地外，都是別無根據地的，所以和中國割據的羣雄無異。到遼金元却不然，遼是自己有土地的，燕雲十六州，不過構成遼國的一部分。金朝雖然據有中國之半，然而當世宗章宗手裏，都很惱惱於女真舊俗，很注重於上京舊地的。元朝更不必說了。所以前此擾亂中國的，不過是「從塞外入居中國的蠻族」，乘著中國政治的腐敗，起來擾亂。這時候，却是以一個國家侵入的。就是「中國前此，不曾以一個國家的形式，和別一個國家相接觸而失敗，這時代却不然了。」從契丹割據燕雲十六州起，到元順帝退出中國的一年爲止，其間凡四百二十四年。前九六六至前五四三。

明太祖起而恢復中原，二百七十五年。從順治元年，即前二六八年起，到宣統三年止。清朝人又入據之者，二百六十八年。所以這時代，中國有十分之七，在被征服的狀態之下。然而其初就是由幾個軍人內閨，把他勾引進來的。

這時代，中國所以輾轉受累，始終不能強盛，也都是直接間接受軍人的害。讀到下文，自然明白。軍閥和國家的關係，可謂大了。然而還有一班人，說立國於現在的世界，軍備是不能沒有的。因而頗懷疑於現在的軍人，不能全去。我却把什麼話同他說呢？立國於世界，軍備原是不能全去的。然而須要曉得，軍備有種種的不同。若依然是「從今以前的軍人」，可說於國家有百害而無一利；莫說保護國家；國家本沒有外侮，有邏班人就引起了外侮，本可以抵禦，有這班人，就無從抵禦了。這不是一時憤激之談，請看歷史。

第二章 唐朝的分裂和滅亡

第一節 安史之亂

北宋爲什麼不能抵禦遼、金，馴致於給元朝滅掉？這個根是五代種下來的。五代時候，爲什麼要去勾結異族，請他進來？這個根是唐朝種下來的。唐朝怎樣會種下這個根？是起於有天下者好大喜功的一念，和奢侈淫慾的行爲。專制政體和國家的關係，可謂大了。

唐玄宗時所設的十節度經略使，已見前篇第三章第三節。這諸鎮之中，西北兩面，以制馭突厥、吐蕃、奚、契丹，故兵力尤厚。唐初邊將是「不久任」、「不兼統」的。「蕃將」就有功勞，也做不到元帥。玄宗在位歲久，漸漸荒淫，始而寵武惠妃，繼而寵楊貴妃，委政於李林甫。林甫死後，劍南人楊釗，又夤緣楊貴妃的門路，冒充他的哥哥，於是賜名國忠，繼李林甫爲宰相。玄宗始而銳意邊功，繼而荒淫無度，軍國大政，完全不在心上。邊將就有

以一人而兼統數鎮，十幾年不換的。李林甫又妬功忌能，怕邊將功勞大的，要入爲宰相，就奏用胡人爲元帥。於是安祿山就以胡人而兼范陽平盧兩鎮節度使。這時候，奚契丹漸漸強起來了。參看第三章第二節安祿山時時同他打仗，又暗招奚契丹的人補充自己的軍隊。於是范陽兵精，天下莫及。有反心久了，以玄宗待他厚，一時還猶豫未發。到楊國忠做了宰相，和安祿山不對，說他一定要反的。玄宗不聽。楊國忠就想激變安祿山，以「自實其言」。於是處處和安祿山作對。前一一五七年，祿山就反於范陽。

這時候，內地是毫無兵備的。玄宗聽得祿山反信，叫封常清河西節度，這時候適在京師。到東京去募兵抵禦他。這新招

來的「白徒」，如何和百練的精兵打仗？屢戰皆敗。不一月，河南河北皆陷。祿山就稱帝於東京。封常清逃到潼關，和副元帥高仙芝共守。玄宗把他殺掉，代以哥舒翰。哥舒翰主堅守，楊國忠又催他出戰。前一一五六六年六月，戰於靈寶，如今河南的靈寶縣大敗。潼關失守。玄宗出奔四川。當楊貴妃得寵的時候，還有他的姊姊秦國夫人哩，韓國夫人哩，虢國夫人哩，都出入宮禁，驕奢淫佚得了不得。後來楊國忠也是如此。軍民心上久已怨恨得不堪了。玄宗走到馬嵬驛，在今陝西興平縣軍變了，逼着玄宗把楊國忠、楊貴妃都殺掉，然後起行。又有一班父老「遮道」，勸玄宗留太子討賊。玄宗也聽了他。太子走到靈武，如今甘肅靈武縣即位，是爲肅宗。

當哥舒翰守住潼關的時候，平原太守顏真卿、常山太守顏杲卿，都起兵討賊。河北響應，賊將史思明，雖然

把常山打破，顏真卿殺掉，而朔方節度使郭子儀，河東節度使李光弼，又連兵而出井陘，殺敗史思明。安祿山一方面，形勢頗爲吃緊。不意潼關破了，子儀光弼都撤兵西上，顏真卿也逃到行在。於是形勢大變。幸而安祿山是個武人，所靠的只是兵強，此外別無大略。他手下的戰將，也是毫無謀略的；既入長安，縱情於子女玉帛，並不出兵追趕，所以玄宗得以入蜀；肅宗也安然走到靈武。前一一五五年，安祿山又給他的兒子安慶緒殺掉。安慶緒不能駕馭諸將，賊將都不聽他的命令，於是賊勢驟衰。

肅宗即位之後，郭子儀以兵至行在。前一一五五年二月，先平河東，以爲進取兩京的預備。九月，以廣平王叔代_宗為天下兵馬大元帥，并着回紇西域的兵，克復西京。旋進取東京。於是賊將皆降。賊將尹子奇，屢攻睢陽，幸得張巡、許遠堅守，後來雖然給子奇攻破，然而不久，東京就收復了。子奇爲人所殺，江淮得以保全。賊將裏頭，最驟悍的，要算史思明。投降之後，唐朝仍以他爲范陽節度使。李光弼使副使烏承恩圖之，事洩。史思明殺掉承恩，再反。這時候（一五一四）九節度之師六十萬，方圍安慶緒於鄆，久而不克。史思明發兵來救，官軍大敗。李光弼的兵，在諸將中，算最整齊的，只斷得河陽橋。_{河南的孟縣}史思明入鄆，殺慶緒，旋發兵陷東京。前一一五一年，攻陷河陽及懷州。_{內縣}朝廷大震，幸而思明也爲其子朝義所殺，賊勢又衰。前一一五〇年，肅宗崩，_{代宗立}史朝義差人去驅回紇，說唐天子已死，國無主；速南取其府庫，金帛多着哩。回紇信了他，牟羽可

汗，自己帶兵南下，而走到路上，給唐朝人曉得了。趕快派蕃將僕固懷恩，鐵勒僕骨部人前去游說他，勸他反助唐朝。於是再派雍王德宗做天下兵馬大元帥，和回紇的兵，一同進取東京。史朝義走幽州，幽州已降，想逃奔奚契丹，爲追兵所及，自縊而死。一場大亂，總算平定。

郭子儀、李光弼，是歷史上負頭等聲譽的人物。我說他的兵，實在沒有什麼用場。這個很容易見的。進取西京的時候，官軍的總數，共有十五萬；回紇兵不過四千。然而爲什麼一定要有了回紇兵，才能收復兩京？當時官軍的兵力，並不薄弱。賊兵是久已腐敗了，而且安祿山死了，失了統御的人，何以十幾萬的官軍，竟不能力戰取勝，一定要借助於回紇兵呢？圍相州一役，沒有外國兵，就以六十萬的大兵，而殺得大敗虧輸。這時史思明的兵，只有三萬。

相持幾年，畢竟又靠回紇的力，才把史朝義打平。這種軍隊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所以我說唐書上所載郭李的戰績，是全不可靠的。安史的亡，只是安史的自亡。不然，安史的一班降將，何以毫不能處置他，而只好養齏遺患呢？

第二節 唐中葉後的外患

唐朝因安史之亂所致的患害有兩種：一種是外國驟強，一種是藩鎮偏於內地。

突厥復興的時候，回紇度磧，南徙甘涼間，已見上篇第二章第六節。突厥亡後，回紇懷仁可汗，又北徙據其地。樹牙於都尉鞬山，大約在如今三音諾顏境內。懷仁的太子葉護，葉護是官名，不是人名。凡北狄的人名，有時是「名」，有時是「稱號」，有時是「官名」。有時「名」「號」「官名」等，混雜在一起。一一分別，不勝其煩；而且有許多分別不出的；所以概不加注。特於此發其凡。讀者只要不把他都認作人名就是了。助中國收復兩南京，原約克復西京之日，土地歸唐，金帛子女歸回紇城，破之日，回紇欲如約。廣平王率衆拜於葉護馬前，請他破了東京再如約。回紇也勉強聽從。代宗時候，懷仁可汗已經死了，子移地健立，是爲牟羽可汗。葉護得罪前死，所以不會立。聽了史朝義的話，自己帶兵南下，走到陝州，遇見了

僕固懷恩，總算是反而助唐。然而居然責雍王不「蹈舞」，把兵馬使藥子昂、行軍司馬韋少華杖殺。唐朝這時僕固懷恩，雖然是個蕃將，對於唐朝，却的確盡忠的。參看唐書懷恩傳後來和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不協，唐朝却偏助雲京。於是懷恩造反，兵敗，逃入回紇。前一四八年，引回紇吐蕃入寇，幸而懷恩道死。郭子儀單騎去見回紇，說和了他，與之共擊吐蕃。吐蕃遁去。唐朝和回紇的國交，總算沒有破裂。然而這時候，回紇驕甚，每年要貢馬數千匹，都是用不得的，却要賞賜他很多的金帛。回紇人留居長安的，驕縱不法，酗酒滋事，無所不爲。犯了法，給官抓去，便聚衆劫取官也無如之何。後來牟羽可汗，又要入寇，宰相頓莫

賀諫，不聽，就弑之而自立，是爲合骨咄祿毗伽可汗。德宗在陝州，是吃過回紇的虧的。即位之後，心中還有些忿。然而這時候，中國的國力實在不敵。宰相李泌，再三婉勸，於是與回紇言和。回紇從肅代以後，和中

國交通頻繁，多得中國的賞賜，漸漸的「濡染華風」，流於衰弱了。文宗時，年荒疫作，爲黠戛斯所攻，就是鐵勒十骨。唐書稱：「其人皆長大，赤髮，皙面，綠瞳。」則本來是白種，後來和鐵勒相混，所以又說：「其種雜丁令。」其文字語言，與回鶻同。其牙在青山，青山在劍河之西。案劍河就是謙河，見前篇第一章第四節。可汗盧馭特勒被殺，餘衆走天德。軍名，在烏刺特旗境。振武間，盜畜牧，爲唐軍所破，殘部五千，仰食於奚，仍爲黠戛斯所虜。於是漠南北無

復回紇。而其餘衆走西域的，蔚爲其地一大族，遂成現在回族分布的形勢。參看下篇第三章第一節

吐蕃却比回紇強，所以唐朝受吐蕃的害，也比回紇爲烈。安史亂時，諸將皆撤兵入援，於是吐蕃乘勢，盡陷河西隴右之地。前一四九年，吐蕃入寇，至便橋。在如今陝西咸陽縣境。代宗奔陝州。吐蕃入長安，立廣武王承弘爲帝。旋以郭子儀多張疑兵以脅之，乃棄城而去。德宗初立，和吐蕃講和，約以涇隴諸州爲界。朱泚反時，吐蕃允助兵討賊，約事定，畀以涇靈等四州。旋吐蕃軍中疫作，不戰而退。事平之後，却又邀賞，德宗只略酬以金帛。吐蕃失望，又舉兵爲寇。兵鋒直逼畿輔，諸將竟「不能得一俘」。穆宗時，其贊普達摩，嗜酒好獵，凶慢少恩。吐蕃國勢漸衰。武宗時，贊普死，無子，妃紂氏的兒子嗣立，只三歲。紂氏共治其國。別將論恐熱不服，作亂。吐蕃的鄯州節度使尚婢婢，又不服，論恐熱舉地來降。前一〇六年，宣宗就恢復河湟之地。明年，沙州首領張義潮等復以河西之地來歸。於是唐朝復有河西隴右之地。然河湟一帶，吐蕃人雜居的不少。河西也荒蕪已甚。到唐朝末年，聲教隔絕，河西就復爲回鶻所據。鄯右也入於蕃族之手。直到宋熙寧中才恢復。這是後話，且待以後再

講。

還有國不甚大，而爲害却很深的，便是南詔。南詔唐書說他是哀牢夷之後，其實不然。哀牢夷，在如今雲南

保山一帶。後漢明帝時，始開其地爲永昌郡。後漢書說他『種人皆刻畫其身，象龍文』。又說他『穿鼻儋耳』。這

明是馬來人種。古代所謂粵族南詔則系出烏蠻。烏蠻是和白蠻分別之稱，亦謂之兩爨。以南北朝時，中國有爨氏王其中故烏蠻爲東爨，白蠻爲西爨。

其衆在金沙江大度河流域，就是現在的保羅。古代的濮族，參看第一篇第六章第五節和第六節，第二篇上第四章第四節。唐時，其衆分爲六詔。蠻語謂王曰蒙舍詔，在如今雲南鶴江縣。蒙舍詔，在如今雲南蒙化縣。蒙舍詔地居最南，故亦稱南詔。玄宗時，南

詔的酋長波邏閣，才合六詔爲一。徙治太和城。如今雲南的太和縣玄宗封爲雲南王。天寶間，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失政。遣職詔，

在如今雲南鄧川縣。

施浪詔，在洱源縣之東。

蒙舍詔，在如今雲南蒙化縣。

蒙舍詔地居最南，故亦稱南詔。

玄宗時，南

詔的酋長閻羅鳳，波邏閣的兒子北臣吐蕃。仲通討之，大敗。楊國忠調山東兵十萬討之，又大敗。於是南詔北陷嘉州，

南詔酋長閻羅鳳，的清谿縣西川大受其害。然而南詔從歸服吐蕃之後，賦斂甚重；吐蕃每入寇，常用其兵

做先鋒；又奪其險要之地，築城置戍。南詔深以爲苦。當嘉州陷時，西瀘令鄭回爲閻羅鳳所獲，叫他做孫兒子

異牟尋的師傅。德宗時，閻羅鳳死，異牟尋嗣位，以鄭回爲相。鄭回勸他歸唐。西川節度使韋皋也遣使招他。於是異牟尋再歸中國，和中國合力擊破吐蕃。前一一〇西川之患始解。文宗時，異牟尋的孫子勸利在位，

又舉兵爲寇，攻成都，入其郛，勸利死後，子會龍立。懿宗時，稱帝，國號大禮。屢攻嶺南，又陷安南都護府。在如今越南的東京唐朝用高駢做安南都護，打敗他。南詔又改攻四川。唐朝又把高駢調到四川，把他打破，南詔才不敢爲寇。會龍死後，南詔也衰，和中國就無甚交涉了。

西突厥別部，喚做處月。西突厥亡後，依北庭都護府以居。其地在金娑山之陽，蒲類海如今新疆的巴黑坤湖之陰，有大磧曰沙陀，因號爲沙陀突厥。河西既陷，安西北庭，朝貢路絕。肅代後，常假道於回紇。回紇因之，求助無厭。沙陀深以爲苦，於是密引吐蕃陷北庭。吐蕃徙沙陀於甘州。久之，回紇取涼州。吐蕃疑心沙陀和回紇交通，要徙其衆於河外。黃河之南沙陀大懼。前一二〇四年，其酋長朱邪盡忠朱邪二字，就是處月的異譯和其子執宜，悉衆三萬落歸唐。吐蕃追之，且戰且走，盡忠戰死。執宜以餘衆款靈州塞。節度使范希朝以聞，詔處其衆於鹽州，置陰山都督府，以執宜爲兵馬使。其後希朝移鎮河東，執宜以餘衆款神武川北的黃瓜堆。在如今山西山陰縣北簡其精銳，以爲沙陀軍。懿宗以後，屢次用他征討，就做了沙陀入據中原的根本了。

第三節 肅代到穆宗時候的藩鎮

安史敗後，其所署置的諸將皆來降。唐朝用姑息政策，仍舊把原有的地方，給他做節度使。於是

薛嵩據相衛 軍名昭義，治相州，如今河南的安陽縣。
薛嵩死後，弟夢立，爲田承嗣所并。

李寶臣據恆趙 軍名成德，治恒州，
如今直隸的正定縣。

田承嗣據魏博 軍名天雄，治魏州，
如今直隸的清豐縣。

李懷仙據范陽 軍名忠龍，懷仙爲兵馬使宋希彩所殺，希彩又給手下
人殺掉。推朱泚爲節度。朱泚入朝，以弟滔知留發。

李正己據淄青 軍名平益，治青州，
如今山東的益都縣。

各繕甲兵，擅賦稅，相約以土地傳子孫而

山南東道梁崇義 治襄州，如今湖
北的襄陽縣。

淮西李希烈 治蔡州，
如今河南的汝南縣。

也和他們互通聲氣。

肅代兩世，是專取姑息政策的。德宗立，頗思振作。前一一三年，李寶臣死，子維岳請襲，不許。維岳就和田承嗣的姪兒子悅，及李正己連兵拒命。梁崇義也趁勢造反。德宗派河東節度使馬燧，神策兵馬使李晟，打破田悅。李希烈討平梁崇義。幽州朱滔，也發兵助官軍，攻破李維岳。維岳之將王武俊，殺維岳以降。事已指日

可定了。而朱滔王武俊怨賞薄，反助田悅。李希烈也反於淮西。於是弄得兵連禍結。前一二九年，發涇原軍_{治涇州}，如今甘肅的涇川縣。討李希烈。打從京城過，兵士心上以爲必有厚賞；誰知一點沒有；而且吃局又壞。軍士大怒，作亂。德宗出奔奉天。_{如今陝西的乾縣}。亂軍奉朱泚爲主，進攻奉天。幸得渾瑊力戰，河中節度_{治蒲州}，如今山西的永濟縣。李懷光也舉兵入援。朱泚方才解圍。德宗所用的宰相盧杞，是姦邪的。輿論都不以爲然。懷光旣解奉天之圍，就奏參盧杞的罪惡。德宗不得已，把盧杞貶斥，然而心實不以爲然。懷光一想，這件事做得冒昧了，就也索性造反，和朱泚合兵。德宗不得已，再逃到梁州。_{如今陝西的南鄭縣}。這時候，真是勢窮力盡了。於是用陸贊的計策，「下詔罪己」，赦了李希烈、田悅、朱滔、李納。_{李正巳}_{的兒子}王武俊專討朱泚。總算把長安收復，河中也打平，然而山東的事情，就到底虎頭蛇尾了。

德宗從奉天還京後，一味信任宦官，注意聚斂，山東的事情，自然無心再管。傳了個順宗，只做了一年皇帝，就傳位於憲宗。_{參看第四節}憲宗卽位後，倒居然暫時振作。先是田承嗣死後，傳位於姪兒子田悅。承嗣的兒子田緒殺而代之。傳位於兄弟季安。季安死後，兒子懷諫幼弱，軍中推裨將田季興爲主，請命於朝。憲宗的宰相李絳勸憲宗因而授之，而且厚賜其軍。軍士都歡欣鼓舞。於是魏博一鎮歸心朝廷。而淮西吳元濟，_{李希烈雖蒙朝廷敘錄，}被其手下的將陳仙奇所殺。希烈的愛將吳少誠，又殺掉陳仙奇，替希烈報讐，朝廷弗能討。少誠死後，牙將吳少鴻，殺掉他的兒子而自立。傳子元濟，不但不奉朝令，還要出兵寇掠。最爲悖逆。平盧李師道，_{李納傳}子師古

，師古傳成德王承宗，王武俊傳子士真，士真傳子承宗。都和他互相勾結。憲宗發兵討吳元濟，淮西兵既精，而境內又處處築有柵壘，難攻易守。從前一〇九八年用兵，到前一〇九五年，還不能克。李師道屢次代元濟請赦，憲宗不許。師道就派奸細，焚毀河陰轉運院軍儲，刺殺宰相武元衡，又刺傷裴度的頭。裴度仍堅主用兵，而且請自往督師。這一年十月裏，唐鄧節度使李愬用降將的計策，乘雪夜襲入蒲州，執吳元濟，送到京師，殺掉。明年，發諸道兵討平李師道。盧龍節度使劉總，本以弑父自立，朱滔死，軍中推劉怦爲留後。傳子濟，濟子總，弑而代之。心常不安。及是就棄官爲僧。王承宗死後，他的兄弟承元也束身歸朝。肅代以後的藩鎮，到此居然削平了。

然而前一〇九二年，憲宗就死了。穆宗立，恣意聲色，不問政事。宰相蕭俛、段文昌，又以爲天下已平，不復措意於三鎮。於是朱滔的孫子朱克融乘機再據盧龍。成德將王庭湊、魏博將史憲誠，亦各據鎮以叛朝廷。發兵攻討，多觀望不進。糧餉又匱乏，就不得已罷兵。於是再失河北，迄於唐亡，不能復取。『河北三鎮的平定』，倒沒有滿三年。

穆宗後的河北三鎮

(<u>盧龍</u>)	<u>朱克融</u>	<u>李載義</u>	<u>楊志誠</u>	<u>史元忠</u>	<u>陳行泰</u>	<u>張絳</u>	<u>張仲武</u>	<u>張直方</u>	<u>仲武</u>	<u>周紹</u>	<u>張</u>
<u>允伸</u>	<u>張公素</u>	<u>李茂勳</u>	<u>李可舉</u>	<u>李全忠</u>	<small>可舉</small>	<u>李匡威</u>	<small>全忠</small>	<u>李匡籌</u>	<small>匡威弟，爲李克用所破，克用代以劉仁恭。</small>		